

赶马调 马帮千年咏叹曲(下)

□李贵平 文/图

赶马调是在路上唱的，是跋涉者献给大地也献给自己的咏叹曲。一如撑船有船工号子、抬石头有抬工号子、薅草有薅草号子，横断山脉腹地也有马帮号子。这些号子犹如冬夜的篝火，照亮了旅人沉寂的心境，温暖了他们疲乏的身体。

壹

岷江水路的号子声

四川宜宾以北的岷江流域，是昔日南丝之路五尺道的水路，长期以来也形成了自己的“赶马调”——岷江号子。只不过在岷江，马帮变成了船夫，舟船成了骡马，但运输功能大同小异。

自古有舟楫之利、享有“金犍为”美称的犍为县，明清以来盛产盐、煤以及大宗农副土特产，人们源源不断将其运往宜宾、重庆等地，唯一的运载工具就是木船。当时，在县境内岷江沿线的石溪、县城盐关、朱石滩、河口等地形成了繁忙的水运码头。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，每个码头每日都停靠着上百只木船，江面上白帆鼓荡，江岸上船工匍匐拉纤，船工号子此起彼落，悠扬婉转。

唐玉麟是犍为县玉津镇人，1956年参加工作，学做船工。2004年7月，我以记者身份随著名导演谢晋先生一行，去犍为县罗城古镇采访时认识了这位老船工。当时谢晋正在筹拍他的电影收官之作《江湖祭》，有个外景地初步选在罗城。那天，在古镇船型风雨走廊一家老茶馆，老人一边叨着长烟杆儿吧嗒吧嗒地抽旱烟，一边述说着陈年往事，“过去，犍为县的水运非常发达，经常装煤、盐等货物运往宜宾和重庆。我的工作主要是在岷江沿线的石溪以及盐关码头装运货物，有时也拉拉船。人力船有很多工种，根据船只的大小，拉工的人数会不同，号子也分很多种，有喊，也有答。包括拖滩号子、走沱号子、棹架号子、扳棹槽号子等。”

说得兴起，唐玉麟还现场演唱了几段号子，没有唱词，节奏时而舒缓，时而急促，声音高亢，音律悠扬，顿时吸引了茶客围拢欣赏——

“弟兄伙些，上船咯，到嘿儿赶哦，上成都，上水船，大背儿要拴紧哦！哟嚯，嘿坐，哟嚯，嘿坐，哟嚯，嘿坐，哟嚯，嘿坐，登船咯……”

“想我们船工生活惨，风里来浪里去牛马一般；拉激流走遍了悬崖陡坎。衣无领裤无裆难把人见，生了病无人管死在沙滩；船打烂葬鱼腹尸体难见，抛父母弃儿女眼泪哭干。”

唐玉麟说，旧社会船工地位低下，生活贫苦，劳动艰辛，暮春、夏季、初秋等温暖时节拉纤的大多光着身子，那黝黑发亮的身躯犹如水里的泥鳅，船工多是家境贫寒之人，汗浸，盐渍，纤索磨损，衣服管不了几天。拉纤时，更要频繁下水，时间上丝毫容不得宽衣解带。如果穿着衣服拉纤，一会儿岸上，一会儿水里，衣服在身上干了湿湿了干，不仅不方便，还容易得风湿、关节炎之类的病，所以不如不穿衣服。

“弟兄伙些，上船咯，到嘿儿赶哦，上成都，上水船，大背儿要拴紧哦！”



岷江上的船工有时也唱几句民谣。

贰

气宇轩昂的陆良马帮

1931年秋天，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·斯诺，由越南进入中国大理，过腾冲，再出境到缅甸。斯诺在随赶马人探访的过程中，以随笔《马帮旅行》将云南独特的风光、民风、民俗、民情作了记录，其中写到云南很有名的陆良马帮。陆良县位于云南省东部，隶属曲靖市，素有“滇东明珠”之称。

当年陆良马帮名气很大，他们跑重庆、走广西、行昆明，有的甚至出境去了老挝、泰国、越南。网络人气作家“龙海孤魂”说，赶马人最快活时，走在只听得见马铃儿叮咚声的静谧路上，他们放开嗓子高喊一声山鸣谷应的“阿嘿嘿”，亮开歌喉哼一曲《赶马调》，让悠扬的歌声飘荡在山林之中。他们的马帮民谣有腔有词，统一节奏，极富音乐感，如“哇”示停，“启瞿——”示走，“堵其”示让路，“驾——”示上驮，“松松”示卸鞍，“启鸡”示举蹄，“松其”示跑，“鸟唔——”示吃草，“嘘呼——”示饮水。均为赶马人朋友圈的专用语，十分有趣。

陆良曾经有很多大马帮，生意四处拓展，还把商号开到了东南亚、南亚等国家

和地区，也把民谣号子唱到了这些地方。清光绪时期，万宝祥的马帮有骡马200匹左右，镇上铺面的帮工有七八十人。万宝祥的马帮走南闯北，下贵州、广西、四川，闯缅甸、老挝，贩卖盐巴、红糖、布匹、干巴（火腿）、佐料中的草果八角等土杂百货，也在缅甸、老挝交易过大烟。有陆良《赶马调》唱道：“重庆、泸州空山坡，百色要过洛里（泪）河；老街芒耗也要去，元江磨黑进打洛。”

1930年7月的“陆良暴动”中，在南区马街，赵光明、殷祖佑等人组织民间马帮武装80余人，参加反对国民党军队的斗争。当时他们唱出了调子高昂的赶马调：“马铃儿响叮当，马锅头气昂昂。今年生意没啥子做，背起枪来打国仗。”



汉源县古驿道。

叁

浓缩马帮生活的《赶马调》

云南汉族有一首《赶马调》长诗很有名，它描述了上世纪30年代马帮的悲惨生活：一个刚结婚的青年庄稼汉，为结婚债务所迫，刚过大年三十就离开新婚妻子，与几名伙伴出远门到“夷方”（广东）赶马。途中，有伙伴患疾身亡，有伙伴成家留下，有伙伴染上了恶习……历尽千辛万苦，青年庄稼汉终于回到了家。他走时刚刚新婚，回来时孩子已咿呀学语。

2018年2月24日，白族文化研究者张锡禄教授，在大理古城开讲《南丝路上的民间文学与音乐：闲话赶马调》，现场演唱了这首《赶马调》中的《除夕话别》，悲婉曲折的故事让人听了唏嘘不已：

“我娶你差下一番账，不走夷方（广东）账不清。”——为生活所迫，新郎要外出赶马还清债务。

“你要去要去我搭你去，烧烧煮煮也要人。你要去要去我搭你去，补补连连也要人。”——新婚妻子对丈夫依依不舍。

“我头骡要配百马行中雪盖顶，二骡要配花绷绷，三骡要配喜鹊青，四骡要配四脚花。前所街把骡马配好掉，又到马街配鞍架，我家机土布买几件，家乡的瓜条也买上，香香的辣子买两驮，永白瓷碗办一双。”——反映骡马的装备及赶马人随身所带物品。

“他思茅得病普洱死，尸魂落在九龙江……”——表现赶马人伙伴风餐露宿、最终死在他乡的悲惨场景。

云南作家安建雄说，2019年端午节，他到宾居地区参加一个诗会，听那些身着盛装的民间艺人在演唱《赶马调》，具有对马帮文化很高的概括性——

“（男）砍柴莫砍葡萄藤，养女莫嫁赶马人。

（女）三十晚上做媳妇，初一早上要出门。

（男）不是阿哥无情义，欠下钱债挂在心。

（女）你要出门莫讨妹，你要讨妹莫出门。

（男）讨你差下这笔债，不去赶马还不清。

（女）讨我差下这笔债，织麻纺线妹还清……”